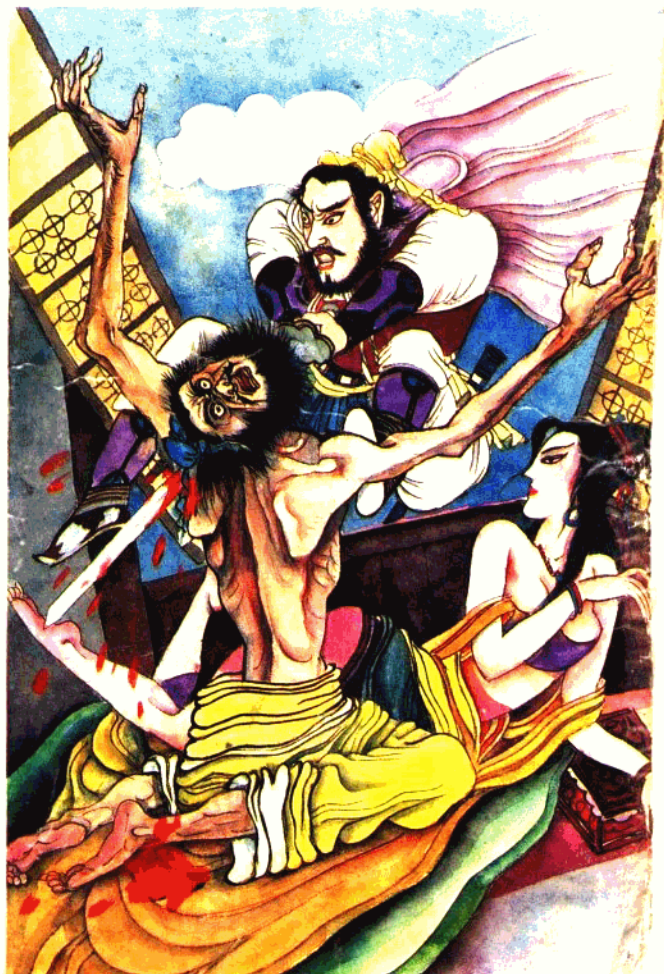


(台湾)卧龙生 著

烟锁江湖传 ①

江湖魔女

①



58

032

烟锁江湖传^①

江湖魔女

(台湾)卧龙生 著

—

中国戏剧出版社

烟锁江湖传^①

江湖魔女

(台湾)卧龙生 著

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烟锁江湖传^①

江湖魔女

(台湾)卧龙生 著

三

中国戏剧出版社

烟锁江湖传^①

江湖魔女

(台湾) 卧龙生 著

四

中国戏剧出版社

烟锁江湖传^①

江湖魔女

(台湾)卧龙生 著

五

中国戏剧出版社

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及同业：

本社近期推出的港、澳、台作家所著的武侠、言情小说，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

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也敬告同业，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作品，以免引起诉讼。

责任编辑：阿 践

封面设计：张永海

烟锁江湖传^① (台湾)卧龙生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大钟寺南甲 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568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36 印张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104—00581—1/I. 239 本卷定价：24.80 元

新登(京)第 150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江湖魔女》内容简介

绝情谷，男人的禁地。绝情，绝在谷外，谷口处情绝义尽，踏入谷中风月无边，引无数豪侠前仆后继，但凡因功夫、身份诸原因被拒入谷中的男人，最轻的也被弄瞎双眼……

阴阳刀诀，招式凌厉而邪毒，习练这种刀法，需男女合练，它能将一个淑女变成荡妇，为害甚烈，祸患无穷。

为追寻阴阳刀诀下落，武林三秀之一的江玉南同其它两秀与查找杀兄仇人的伍明珠姑娘闯入绝情谷。被美艳绝伦的绝情谷主诱入魔教重地。

一群无耻无廉、无情无义的魔女在风华绝代而残酷淫荡的女教主操持下积数代之功谋霸中原，其势之强已难力挽，江玉南只能凭借机智和让魔女喜欢的俊秀外表周旋于一群蛇蝎心胸的女人之中。魔教内部勾心斗角，二教主不甘雌伏，早萌异心，且对江玉南暗生昧情，处处留情，江玉南为武林大局计，答应与其合谋大教主。为抗拒淫毒，以“美男计”稳住大教主。他说服伍姑娘抛开儿女私情潜心修习毒功宝典，暗置毒阵，设计使魔教主力一举成擒，避免了一场武林大劫。

《江湖魔女》是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卧龙生创作鼎盛期的杰作，神秘和诡异的色彩是其重要的艺术魅力。三秀的精湛武功，伍姑娘的秀丽、慧洁；诸魔女的淫荡、阴险、狡诈；天魔舞、掘心术、尸人大战诡奇古怪，各呈异彩。读来令人拍案称奇，不忍释卷。







伍家堡宽敞的大厅上坐了不少的人，老堡主伍天义端坐在大厅正中的虎皮交椅上，脸上是一片悲戚和愤怒混合的神色。

右面两张太师椅上，坐着伍家堡的两位少堡主，伍刚、伍强，左面的太师椅上坐的是伍天义两位金兰兄弟，追魂秀才井望天和无情金镖楚定一。

这四人的脸色也很沉重，似乎是名满中州的伍家堡正遇上了一件又麻烦，又痛心的大事。伍天义身材修伟，留着花白长髯，紫脸、浓眉、虎目、海口，具有着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度，使人望而生畏。

井望天身材瘦小，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但一对鹰眼，开闭间神光逼人，一袭灰绸子长衫，一望即知是属于那种足智多谋的人物。无情金镖楚定一却是个白净、秀气的人，三十二、三岁的年纪，给人一股稳健自信的感受。暗器名家，都似是有着超异常人的坚定。

伍刚、伍强，都还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继承了父亲的体型，属于健壮，腰悍，充满着活力的人。

只听伍天义长长叹息一声，道：“老二你说说看，这丢人不丢人，被人家弄瞎了两只眼睛，还要把人送回伍家堡，这不是诚心砸咱们兄弟的面子么？”

井望天手拈山羊胡子，沉吟片刻，道：“老大，等英侄回来之后，咱们先问明详情，再作道理。英侄的武功，已得大哥真传，被人弄瞎了两只眼睛，事非寻常。如是有入诚心要砸中州三杰的面子，咱们兄弟也不是省油灯，咱们三兄弟拼了命，也得找回失去的面子；不过，来报之人，语言不详，咱们还没摸到事情的根源，这一点，先弄清楚，咱们再定对策。”

伍天义道：“虎父犬子，我没想到英儿会这样没有骨气，既然被人弄瞎了两只眼睛，还有什么颜面回来见我？”

井望天道：“大哥，小弟觉着这正是英儿的聪明之处，他能在瞎了双眼之后，还偷生苟活于世，无非是想把经过的内情告诉大哥。”

伍天义叹息一声，未再多言。

这时，一个劲装佩刀的伍府堡丁，匆匆奔入大厅，屈下一膝，道：“禀堡主，大少堡主，人已到堡门外面，李总管已迎入堡中，特命小的飞禀堡主裁夺。”

伍天义道：“给我带入厅中。”

那堡丁应了一声，转身欲去，井望天道：“慢着。”

堡丁停下脚步，道：“二爷吩咐。”

井望天道：“大少堡主怎么回来的？”

堡丁道：“一付滑竿抬回来的。”

井望天道：“抬滑竿的是两个什么样的人？”

堡丁道：“两个中年大汉。”

井望天道：“好！带他们一齐进来。”

堡丁应了一声，飞步而去。

井望天目睹堡丁去远，才轻轻咳了一声，对伍天义道：“大

哥，他们进入厅中时，还望忍耐一二。”

伍天义道：“我怕忍不下去。”

井望天道：“大哥，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况，只有两个抬滑竿的送人回来，不像有意示威。”

伍天义道：“好吧！老二，这件事由你处置。”

井望天道：“小弟遵命。”

片刻后，一个身着青绸子长衫中年汉子，带着一付滑竿行入厅中。

堡丁说的不错，抬滑竿的是两个黑布裤褂的中年大汉。

伍天义目中冷芒如电，凝注在滑竿之上。

但他却强忍着胸中的怒火，没有发作。

井望天站起身对两个抬滑竿的大汉一拱手，道：“两位辛苦了，请在厅中稍坐片刻，休息一下，伍堡主要摆酒替两位洗尘。”

两个黑衣大汉放下了滑竿，动作熟练轻巧，不闻一点声息。

然后轻轻抬下滑竿座儿上的一个青衣少年，放在地上，一欠身，道：“多谢大爷美意，咱们兄弟是受人之雇，已经收了费用，酒饭不敢叨扰，就此别过。”

说走就走，转身向外行去。

井望天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留步，请稍息片刻，在下还有事向两位讨教。李总管，请招呼两位贵宾。”

话虽说得婉转，但已有强行留客的意味。

那带领滑竿入厅的李总管应了一声，低声道：“二爷已经吩咐，两位请勉为其难吧！”

一面说话，一面招呼厅中执事堡丁，搬来了两张木椅，请两人坐下，自己却站在两人身侧，明是相陪，暗是监视。

两个黑衣大汉虽然是作的粗活，但心眼挺细，也瞧出主人强行留客之意，只好在木椅上坐下。

伍天义打量了仰卧在地上的青衣少年一眼，正是长子伍英，面色惨白，被人从滑竿上移至地上，动也没有动过一下，心中又是疼惜，又是恼火，一掌拍在木桌上道：“伍英，你死了没有！”

只听一个很微弱的声音答道：“孩儿还没有死，不过，也只是一口气了，我挺着这口气，就是希望能见到爹爹一面，但可惜孩儿已双目尽盲，无法看爹爹的慈颜了！”

几句话，如刀刺心，伍天义又疼又恨，脸色一变，又想发作。

井望天却低声道：“大哥，请稍息雷霆，由小弟问英侄几句。”

伍天义长长吁一口气，欲言又止。

井望天目光转注伍英的身上，道：“贤侄，你伤的很重，不宜多言，为叔的只想问你几句重要的话，你慢慢回答，不要太急。”

伍英道：“二叔，你想问什么，尽量的问吧！小侄已如油枯之灯，生命之火熄灭在即，我不敢动，不敢给爹爹和二叔行礼，就是想保住这一口元气；多回答爹爹和二叔几句话。”

井望天也看伍英虚弱已极，不再耽误，沉声道：“贤侄双目怎会失明？”

伍英道：“被人用药物点瞎。”

井望天道：“什么人？”

伍英道：“小侄不知姓名，只知她们都是女子。”

井望天道：“在什么地方？”

伍英道：“绝情谷中。”

井望天道：“你怎会跑到绝情谷去了？”

伍英道：“小侄并非有意，只是信步误入谷中。”

井望天道：“绝情谷伤眼不伤人，你怎么身受如此内伤？”

伍英道：“小侄两目遭点瞎之后，被送出谷外，又为别人所伤。”

井望天道：“那又是什么人？”

伍英道：“天驼叟……”

井望天道：“那老鹰头亲自出手的么？”

伍英道：“似乎是他的徒弟。”

伍天义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接道：“你的眼睛瞎了，手也断了么？”

井望天接道：“他们为什么要伤你？”

伍英道：“因为小侄……”话至此处，全身突然抽动，耳鼻口间一齐涌出了鲜血。

井望天心头一震，伏下身去，左手抓起伍英的身子，右掌立刻按在伍英的背心之上，把内力输入了伍英内腑。

但是，太晚了，伍英已消耗去了他最后一口护住心脉的元气。

井望天收回按在伍英背后的右手，缓缓说道：“很惭愧，我不该问他很多话，如若他进入堡中后，立刻施展，也许还有希望救活他。”

伍天义摇摇头，道：“二弟，你不用抱疚，他早就活不成了，天驼叟练的是摧心掌，他能够撑到回来，见我们一面，已经是够硬朗了。”

井望天道：“奇怪的是天驼叟为什么要杀英侄，咱们和他没有过节。”

一直没有开口的楚定一，突然低声对井望天道：“二哥，先问过二个脚夫，英儿的事，咱们慢慢的再商量。”

井望天点点头，回顾了神情激动的伍刚、伍强一眼，道：“两位贤侄，把英侄抬入他的卧房，好好守护，不许任何人擅入，不可妄动他身上遗物。”

伍刚、伍强心中充满着悲痛，但在长辈之前，不敢哭出声来，只好强自忍下，抬起伍英尸体而去。

井望天目光转注两个脚夫的身上，道：“两位来自何处？受何人所雇？”

两个脚夫对望一眼，由左边一人，欠身应道：“小的们来自黄山栖鹤潭，受一位驼背老人所雇。”

井望天道：“是天驼叟雇你们来的？”

脚夫道：“他是不是天驼叟，咱们不知道，不过，他给了咱们五十两银子，告诉我们兄弟，这位受伤的大爷，是伍家堡的大少堡主，叫咱们送他到此，并且嘱咐小的们，不可再收受贵堡的任何报酬。”

井望天道：“黄山栖鹤潭，距此有多少路程，你们走了好久？”

脚夫道：“不足三百里，小的们走了两日半夜，一则大少堡主体重不大，二则小的们贪图重酬，一路紧走快赶，侥幸把大